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七十七回 歷風波黃梁夢醒

詩曰：星輝雲爛傅為章，福地箕疇建用皇。養極九州隆孝治，孚於一愈遂賢良。

泰階符握連珠瑞，少海分占奕葉光。聖壽無疆呼萬歲，兇觥濟彼介稱堂。

年來病骨可支撐，兩卷新詞草續成。胡亂謔來胡亂寫，也無次序也無文。怎同戛玉敲金調，聊作巴辭裡句聽。偏遇知音頻賞鑒，欲求廿卷囑諄諄。無可奈何重握管，枯腸搜索續前情。笑予暗作氤氳使，鵲橋早駕渡雙星。既已于飛偕鳳侶，又可好，乃夢熊羆呈趾振。嗟我年近將花甲，二十年來未抱孫。藉此解頤圖吉兆，虛文紙上亦歡欣。一支彩筆天花墜，弦外餘音盡還明。十九卷成登二十，蠡斯衍慶吉祥呈。

前集書中講到忠孝王三美團圓，自然是各挨次序，無庸細表。孟梁兩府接千金送朝禮，皇甫府中會親開筵，梨園演劇，鬧熱異常。這日十二朝，小滿月，兩府中又來迎接千金。小王爺謝客未回，惟有金雀夫人獨處深宮，打動思親之念。

劉郡主，無聊緩步出房中，身倚雕欄望碧空。自別椿萱將兩載，魚沉雁杳信稀通。關津阻隔天涯遠，好一似，迢遙雲山幾萬重。無情緒，悶心胸，轉步弓鞋坐椅中。一種幽懷情脈脈，萬分惆悵淚溶溶。王爺拜客回家轉，見過雙親到後宮。金鈎響處掀簾幔，天花滿面笑春風。春尖挽住香肩並，慙慙含笑對姣容。只見她，芙蓉臉似初凝雨，柳葉眉如蹙翠峰。秋水盈盈含鳳目，淚珠點點濕花容。王爺一見心驚駭，俯耳低聲問曲衷。

啊呀，夫人何故如此悲淚嚇？

琴瑟調和樂有餘，緣何今日轉悲淒。況且是，閨中姐妹多如此，莫非奴婢沒規儀？有何委曲難言事，望卿家，明白細訴下官知。君侯嚇，妾是於歸有兩年，勞心無限覺淒然。威嚴赫赫王侯府，瓦解冰經天緯地高才學；贊的是，錦心繡口妙文章。愧殺鬚眉新進輩，反稱巾幗老先生。東平千歲叫嬋娟，此句言詞笑下官。皇甫姓，榮華全賴提攜力，說不得，終朝屈膝也心甘。逗趣醉眼稱夫子，可要門生跪膝前？金雀夫人低粉頸，芳心點點闌酸。奴家亦是將他救，未見時時掛齒邊。所以是，為人在世須榮耀，一樣夫妻兩樣看。霎時間，香腮微淚消紅粉，柳葉淒涼疊翠山。王爺暗會其中意，無限溫存陪笑顏。側身笑扯香羅袖，夫人嚇，莫非心到雁門關？郡主正值芳心亂，玉手頻將珠淚彈。

王妃聽說，就叫一聲：賢妹嚇！

你今思憶令椿萱，只須要，差人迎接到都門。待奴告稟翁姑曉，堂上仁慈無異言。但宜早早遣人去，路途遙遠莫遲延。穩步金蓮踏繡氈，十二紅燈前引導，四雙寶炬後隨跟。行至舞彩宮門首，參過翁姑禮數全。彩袖高抬稱萬福，櫻桃微啟問平安。梁氏千金隨後到，也來問候兩尊前。太妃就說賢哉媳，雙雙侍女送清泉。金雀夫人忙出外，燈懸隱隱照紅顏。叫一聲，二位姐姐歸何晚？怎樣歡娛繞膝前？娘娘含笑開言說，我與你，為女之心總一般。郡主聞聽心歡喜，言詞體貼把奴憐。真快意，樂心苗，頃刻嬌容添笑顏。一時辭別翁姑後，紅燈高照轉宮門。丫鬟僕婦挑簾幔，小王爺，椅上抬身正正冠。連道失迎休見罪，含歡拱手接嬋娟。兩佳人，卻卻濃妝更衣服，輕盈雅淡更鮮妍。香茶用畢來用膳，華筵盛設列杯盤。娘娘說是已偏過，賢妹君侯請共餐。梁氏夫人含笑說，奴亦先偏乞恕愆。

王爺說道：二卿何不坐坐，吃杯酒如何？於是四人分次坐下。

幾枝寶燭燭紅光，數盞珠燈映綠窗。桌上爐煙香細細，壁間鍾韻響叮噹。王爺舉箸頻相遜，郡主春尖執玉觴。姐姐量洪杯太小，笑回頭，吩咐宮娥換巨觥。素華奉獻葡萄酒，燕玉忙呈琥珀光。東平千歲將杯候，郡主欠身稱感謝，頃刻心開朵朵蓮。暗誇獎，寬宏度量誰能及，自揣摩，未必能如這樣賢。膳畢起身分散坐，小王爺，踱來擺去繞堂間。宮娥捧上銀盆水，三位佳人洗玉尖。笑說言談茶飲畢，銅壺滴漏夜深殘。金雀夫人開口說，二位姊妹聽奴言。今日往返多勞乏，此刻應該歇息眠。梁氏夫人含笑道，奴家也要轉宮門。各有丫鬟和使女，紅燈伺候曲廊前。慙慙辭別賢公主，兩位夫人又遜謙。娘娘吩咐宮娥送，雙攜彩袖兩相攙。王爺身立雕簷下，一雙目送兩嬋娟。直盼到，燈影遙遙人去遠，轉身移步進深宮。宮娥采女齊齊候，各有司事沒亂為。銀燈高引妝台伴，玉手低垂彩幔牽。這一個，伏侍王爺寬蟒服；那一個，伺候娘娘卸翠鈿。參湯兩盞呈金托，用畢忙忙收去盤。吩咐一聲俱退出，反拽雙扉不用門。繡幃香換雙棲鳳，鴛枕花開並蒂蓮。一覺醒為天色曙，扶桑紅日射窗前。

小千歲一早起來，即往舞彩宮問安父母，將燕玉思親之意，王妃欲請堂上之命，迎伊父母到京，細細告知。武憲王夫婦齊聲大贊，喜笑顏開，說道：難得孟千金如此賢良，你可作速修書迎接便了。

王爺緩步進書房，撩起紅袍坐靠窗。春尖執起狼毫筆，輕磨香墨寫瑤章。先動問，近安康，後述相迎到帝邦。翁婿至親休客氣，必須枉顧感恩光。標月日，印圖章，封固平安書一方。即日隨手交書記，待等差官可付將。抬身金雀宮中去，將情細細訴端詳。夫人可有家中事，差役明朝即整裝。快馬輕車無可帶，劉郡主，寄銀五十付歸郎。孤兒寡妾無依靠，少為添補做衣裳。囑咐家丁須仔細，裝於行李好收藏。妝台攜取鸞箋紙，昨夜裡，草草燈前寫幾行。命伊路上休耽擱，到日催促整行裝。秋季時候天將冷，只恐怕，雙親早晚受風霜。先付盤纏銀百兩，到京之後再酬償。王爺遞與江媽手，命人交出外書房。回身步至王妃處，娘娘對鏡正梳妝。含笑上前攜玉手，低訴西宮事一椿。公主點頭連說好，也待他，安心樂意在宮房。只見那，瓶內秋蘭香馥馥，小王爺，笑折花枝插鬢旁。梳洗已畢更繡服，要到那，翁姑堂上問安康。王爺又到東宮去，梁氏夫人也整妝。輕勾粉臉嬌而豔，淡掃蛾眉細更長。王爺嘖嘖連聲贊，可惜我，來時不作畫眉郎。夫人低笑開言道，三處周全卻太忙。啊呀呀，芳卿誠實多忠厚，也來取笑太荒唐。琴瑟和好詩中句，閨闈諸事今已藏。夫人是，洗手更衣移風履，雙雙挽手出迴廊。東西兩院來舞彩，邀請王妃同共行。三人舞彩宮中去，小千歲，轉身步出外書房。傳進家人名李發，支付盤川書兩方。

小王爺吩咐：你往雁門關走一遭。是，領鈞旨。

一聲答應出庭寮，整備長行不憚勞。自有跟隨粗使輩，牽車帶馬鬧吵吵。慢談奉使長途事，書中再敘一根苗。

講到平江侯、熊浩翁婿，即日挈眷來京。七月中已有信到，沿路上發水，耽擱多時。直到季秋三日，方始抵都，舟至張家灣停泊。

平江侯，先命家人報信來，揚鞭坐騎走長街。馬蹄起處灰塵滾，熱鬧叢中人擠挨。坐在雕鞍飛也似，霎時轉瞬到潭衙。停鞭下馬高聲叫，驚動司閩把口開。是誰嚇？熊府來人跨進門，兩相拉手敘寒溫。衛熊兩府船俱到，今日裡，張家灣口把船停。做兄弟，奉差到此先來報，門上跟前稟一聲。

嚇嚇！平江侯、燕國夫人都到了麼？敝上盼之已久。

老兄寬坐勿勞神，阿弟傳言稟主人。立起身來呼小使，快些呈送好香茗。

老兄請坐，失陪失陪。

門公舉步急匆忙，三扣雲柳稟細詳。太郡王妃開口問，遲延一路可安康？家人回稟俱無恙，只因水發似汪洋。武憲王，吩咐來人留酒飯，明晨轎馬一齊行。老千歲，回頭復又叫芝田，你須去，分派家人到那邊。桌抬椅凳鋪排好，畫對單條擺設全。廳堂燈彩須鮮豔，後院重門掛繡簾。明日進城天必晚，免他們，嘈嘈雜雜鬧聲喧。

是，待孩兒命人辦理便了。於是小千歲親自監督，片刻業已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擺設得整整齊齊。又吩咐了四名老僕明日清晨押著轎馬，到船迎接。

一宵無事到明朝，轎馬紛紛次第跑。四個家丁遵主命，黎明即起跨鞍轡。出城迤邐行將去，到得船邊紅日高。

船上衛熊兩處，飯畢上岸，尚有許多耽擱，一直到王親府內。

小千歲，匆匆用飯即登軒，迎接盟兄禮數全。執事安排鑼遠響，雙員頂馬兩根鞭。一出禁城門外去，街坊土庶盡瞻觀。有的說，這是東平忠孝王；有的說，娶了相國鄺明堂。有的說，當今妹丈非同小；有的說，蓋世英雄名姓香。有的說，姿容美秀風流貌，不知他，怎樣交鋒上戰場。市井之談聽不盡，轎中駢馬喜洋洋。眾家丁，馬不停蹄前面走，到了王店把聲揚。

啟千歲爺：前面王家店。如此駐下便了。

一聲令下即停軒，轎後夫役去打尖。隨侍家丁單膝跪，獻上了，碧螺春泡好天泉。香茗飲畢收杯去，王爺舉目向前觀。但只見，鑾鈴響處動塵埃，吆喝之聲隱隱來。頂馬兩員前面走，諸般執事後分開。黃羅傘罩真豪傑，凜凜威風將相才。忠孝王，手曳紅花身步出，眾英雄，虎軀一躍踏塵埃。四人搶步來行禮，寒溫拉手立長街。

華亭伯說道：我們何不店中坐坐，打個尖兒？他們轎子還有一回才到呢。於是進了茶店，揀一個精雅座頭。

四人坐下飲香茗，問問都中近事情。大轎兩乘俱已到，眾役人，抽閒充饑買點心。王府家丁忙稟報，東平千歲步相迎。隔紗窗，高抬袍袖稱賢姊；正金冠，曲躬彎體問安寧。奇英女伯呼賢弟，慇懃萬種問雙親。熊府家人單膝稟，啟夫人，此時可要用香茗？夫人答道無須備，問一聲，公子懷郎可要否？

話說平江侯的車轎俱到，即吩咐起馬進城。忠孝王去叫聲：衛老伯何不坐了小姪之轎，較之乘馬又安逸些。啊呀呀，這是駢馬爺的寶座，老夫怎敢妄坐？老伯說那裡話來，小輩之人，這也何妨？不敢不敢。東平君請登輿罷。老伯執意不肯，小姪也乘馬便了。

小王爺，一聲令下也乘騎，帶過了，紫韁錦勒白龍駒。手按雕鞍身一聳，飛揚安穩坐身軀。玉鞭斜插紅袍袖，金凳平垂粉底靴。然後三人同上馬，鳴鑼開道走如飛。弟兄並誓言談講，熊友鶴，問道喬妝鄺相爺。

忠孝王見問，將宮中設計描畫觀音說起，直說到繼為公主，欽賜完姻。

友鶴聞驚贊一聲，當今蓋世大才人。滿朝文武誰能及，瑣瑣瑣壓眾英。我和你，枉為六尺奇男子，反投巾幗做門生。可感的，君前保奏抬賢士，雙雙平步上青雲。一直言來一直走，馬蹄蹄處到轅門。司閭垂手分班立，雁翅排開跪地迎。一面飛身朝裡報，老千歲，整頓衣冠步出庭。

啊啾啾衛煥兄，平江侯老賢姪，久違了。

各相謙遜進銀鑾，禮畢尊卑坐兩旁。幾句溫寒茶送畢，又見門公報事端。

啟稟老王爺：熊衛兩夫人到了。說畢即飛報太妃，遂率領三宮媳婦一齊出來迎接。

但見那，銀鑾大殿歇魚軒，兩位佳人齊步連，輕移風履玉屏邊。一見太妃含笑叫，雙攜彩袖進門間。姑娘並肩參見禮，一稱姑母一稱萱。然後是，三位夫人西首立，讓其客位遜嬋娟。奇英女伯忙開口，說道是，我等該參公主前。見過君臣方隨便，再問姑娘始心安。

正室王妃叫一聲：賢姊姊說哪裡話來。

一番謙遜笑盈盈，五位佳人把禮行。毋論君臣姑姊妹，共相交拜福深深。太妃旁觀心暗喜，宛如仙女降蓬瀛。

太王妃說道：一天辛苦，快些坐坐。自己姊妹，休要客套了。

各挨次序坐分賓，獻上香茶熱點心。姑嫂二人相對面，凝眉注目瞧佳人。那一派，秀色可餐真悅目，算將來，獨佔群芳第一人。月殿嫦娥應減色，滿天神女遜多分。宜嘖宜喜容俱稱，不肥不瘦可人心。再觀梁氏千金女，美玉無瑕也算精。卻與名花同一處，丰姿映退二三分。奇英女伯呼慈母，三宮弟婦獨超群。爺爹與母真洪福，二年之內抱三孫。正然說著懷郎至，乳母跟隨步進庭。開笑口，叫娘親，吆喝鳴金聞不聞？

熊夫人便叫懷郎過來，拜見外婆舅母。大王妃舉目細觀：

只見他，戴一頂，黃金點翠二龍冠，一粒明珠在上懸。玉琢粉裝嬌滴滴，秀眉星眼色鮮鮮。頂平額闊天庭滿，唇紅齒白耳垂肩。穿一件，大紅蟒箭雲龍豔，五色鑾彩墜鮮。烏靴粉底真京款，雲帛根來線嵌尖。乳娘鋪下紅氈子，鞠躬四禮叩連連。龍腰虎背端莊步，搶步當先打個千。喜得那，太妃捧住將兒叫，雙手攔腰抱膝前。

啊啾啾，乖乖的兒嚇，怎麼這點年紀就會學大家規範？真正是詩禮傳家。將來又是個少年科甲，拜相封侯一定無疑的了。熊夫人接口道：啊啾啾，外婆也過褒獎了。只要他易長成人。徐賢姊就是這點血脈，依得外婆金口，謝天謝地的了。

奇英女伯笑盈盈，手執茶杯與子吞。懷郎嚇，此到腹中饑餓否？在車中，可食糕餅與零星？袖中取出香羅帕，親與孩兒擦擦唇。

乳娘嚇，煩那位姐姐同去，領他外邊拜見了老千歲與小王爺。好生看他，去去就來。

打發懷郎往外行，蘇家太太出中庭。慇懃見禮寒溫敘，淑人啟問兩千金。中秋前後應該至，為什麼，路上遲延直到今？船中玉體康寧否？沿途水發可擔驚？夫人正欲回言答，懷郎外面叫娘親。

爹爹說行李到了，諸母親同舅母到那邊檢點檢點，再來與外婆敘談。

奇英女伯尹蘭臺，辭別尊親下玉階。湘裙款動來前院，雙雙姑嫂去安排。

講到太王妃，即命僕婦吩咐廚房端正接風酒席。裡邊人多預備兩桌，外邊一席夠了。於是丫鬟們等忙忙碌碌擺開椅桌，整備杯箸。早有人去相請兩夫人用膳。

但只見，朦朦新月暮雲生，淡淡疏星幾點明。寂寂樓台垂繡幕，沉沉庭院點紅燈。太妃早命丫鬟請，兩佳人，彩袖雙攜款繡裙。隔窗隱隱聞金■，香風陣陣玉人臨。舞彩宮中開綺席，銀鑾殿上設金樽。俱是至親無客套，只須序齒別卑尊。兩夫人，只因公主身富貴，又自謙恭多禮文，

話說太妃，一係繼女，一係姪女，本無客套。今因公主在坐，熊衛兩夫人免不得要尊敬她一番。王妃再四謙遜，始各人告罪坐下。一桌是奇英女伯母子、蘇淑人同大王妃。這桌是尹蘭臺首位，保和公主面南，東西兩院挨次坐下。

銀燭高燒照錦屏，瓊漿玉液泛金樽。山珍海味諸般有，海錯佳餚各色呈。新鮮果品時新物，法制精奇細點心。席間各訴家常事，傳杯弄盞盡歡欣。酒完用飯俱已畢，侍兒送上好香茗。外面已經筵席散，老少王爺進內庭。熊衛來人齊告退，紅燈高照一齊行。

話說忠孝王爺在舞彩宮又飲了一盞香茗，夜已深沉。定省畢，夫人們亦各自回宮。是夜王爺歇於東院。此言少表。單講到明日清晨。

榮蘭侍女進宮門，傳言稟上美釵裙。老太爺，今朝一早差人報，少夫人，昨宵產下一千金。娘娘聽說心歡喜，忙問夫人身可寧？稍停你可回家去，請安道喜少夫人。東平千歲來宮內，笑問王妃為甚歡。聽見說，家嫂昨宵添姪女，欲差他去問安寧。

嚇，妙極了。添了姪女，更加可喜，下官也要去賀喜岳父母。王妃說：一個女兒何足為奇！哎，公主，

舅兄必定喜非常，尊府吉金勝似郎。將來又是當朝相，定然繼續令書香。公主聽，紅粉龐，這派言詞哪敢當。豈有孟氏閨中秀，從今盡是改男裝？天地間，無第二個劉奎璧，何勞祝頌眾姑娘。實可惡，門生大膽肆妄狂，褻狎師尊作女郎。王爺拍手哈哈笑，無情要算鄺明堂。真會做得老師腔，金鑾殿上發威光。自恃宰相功勳大，烈烈轟轟扯本章。說得門生無躲避，心驚膽戰意彷徨。無可奈，幾次上門來請罪，拒絕門生深隱藏。憑著我，哀苦苦語傷悲訴，她竟是，生一付，冰肌玉貌鐵心腸。若非設這陳平計，到今朝，鸞鳳仍然各一方。侍女榮蘭微笑說，千金實係鐵心腸。脫靴以後還如此，那一天，王爺暈倒在書房。千歲誇聲榮蘭好，倒是堂官比相強。屢承照拂無曾報，將來要，送他一位美妻房。

啊，公主嚇，取笑取笑，提起一樁正事來了。

有樁心事與卿商，就是那，江媽之子頗賢良。你看他，使女使男堪配合，也算得，男才女貌兩相當。尋機會，與他小小官兒做，揀美缺，待他大大發財香。先與江媽來說過，烏紗戴上整衣裳。王妃點首連雲好，我還當，格外從豐添嫁妝。

等到飯後，王妃送禮遣婢回家。一面小千歲親身往賀，不必細表。素日之間，物換星移，又是一番景象。

落葉紛飛露結霜，金烏影漸進南窗。庭前丹桂飄零盡，又見東籬菊綻黃。落霞孤鶩齊飛下，秋水長天兩渺茫。登高作賦添佳趣，茱萸遍插是重陽。說到成宗元帝主，國泰民安世道昌。上宮太后身康健，干戈平定樂無疆。每日退朝參母后，親承色笑奉萱堂。太后望孫心切切，叮嚀囑咐好音將。中宮早晚應臨月，官家你可伴昭陽。不宜終日呆呆坐，猶恐的，氣凝血滯損兒郎。小心在意加珍重，排悶分憂散散腸。成宗諾諾尊慈命，退朝終日伴娘娘。有時相對敲棋子，有時並坐按宮商。有時攜手臨花下，有時舉步玩芬芳。

講到九月九日重陽佳節，昭陽院內設立兩座菊屏，各種俱全。真個是秋高氣爽，豁目開襟。

重陽佳節美良辰，各院妃嬪朝至尊。參過君王和國母，各皆賜坐飲香茗。吩咐一聲排御宴，無須時刻廣鋪呈。君後並肩同一席，餘皆序爵眾妃嬪。錦衣內監呈金盞，彩袖宮娥捧玉樽。這一邊，輕敲檀板歌聲細；那一邊，慢啟朱唇曲韻清。皇后厭煩傳旨退，席間默坐不開聲。年少君王頻顧盼，只見她，笑顏色淡蹙眉峰。龍心驚駭忙相問，御卿可是欠安寧？娘娘羞澀低回答，想是今日要臨盆。吩咐宮娥來服侍，扶到龍床養養神。不多一會腹疼痛，一聲旨下喚收生。那君王，上宮稟報親生母，太娘娘，半是欣喜半是驚。對天合掌忙稽首，念幾聲，苦海慈航觀世音。催促君王忙出外，分娩之時速報聞。元天子，回身又至昭陽院，吩咐諸妃肅靜聲。穩婆四名齊進過，俱是那，內務府，當差總管正夫人。朝參已畢雙垂袖，旨下宮娥引道行。娘娘床上朱唇啟，不須行禮眾夫人。稱頌旨，應一聲，采女旁邊設繡墩。宮娥復又宣懿旨，娘娘賜坐賜香茗。夫人們，面東側立將恩謝，千歲山呼立起身。

四位夫人一面飲茶，一面在房伺候。

單說那，少年帝主在昭陽，龍心默默暗思量。排香案，告上蒼，願祈母子兩安康。忽然想起劉皇后，回思難產把身亡。寡人好似驚弓鳥，今朝恐又折驚鴛。心著急，意彷徨，無情無緒悶胸膛。立不安來坐不穩，踱來擺去步宮廊。眼前一閃抬頭看，只見那，五彩祥雲繞椒房。左右宮官齊跪下，同聲啟奏聖君王。

啟奏萬歲爺：東南上祥雲靄靄，瑞氣騰騰，一片紅光，正在娘娘寢宮。想是諸神護送太子來了。

娘娘房內正臨盆，溫妃親自送人參。中宮本是將軍性，忍得酸來耐得疼。異香撲鼻氤氳繞，一尊羅漢降凡塵。呱呱啼哭聲音響，接生稱喜是儲君。宮娥跪奏君王曉，少年天子甚歡欣。忙傳旨，采女們，稟報慈親太后聞。太后聞奏心歡喜，向空合掌謝神明。吩咐一聲抬御輦，要到那，坤和宮內看王孫。

話說內監們一面報進昭陽，奏知天子。

一聲太后到昭陽，六院雙宮跪兩旁。一個個，花飛秀舞朝參拜；一人人，鶯聲燕語問安康。鸞綉舉，繡帶■，齊齊賀喜老娘娘。成宗皇帝親扶母，坐在那，金漆龍盤椅一張。腮含笑，叫君王，祖宗積德賜禎祥。西宮親捧香茗到，太后是，連問娘娘身可康。妃子答言無所礙，仍然說笑在宮房。

啊呀，好極了！真正謝天謝地。娘娘雖則健旺，你等更要加意小心，勿得稍為懈惰。你們俱未生育，不曉其中緣故。健產易於受病，這時要緊。是，領旨。

太后於時立起身，眾妃簇護出宮門。吩咐兩旁須肅靜，產房嘈雜不安寧。輕輕步近龍床畔，悠悠曳起絳綃簾。那娘娘，微開鳳目朱唇啟，低聲細語叫娘親。啊呀母后嚇！臣媳多時虧婦道，不能親自問安寧。今朝反使親勞乏，婦媳是，安坐無迎禮道違。

啊呀，賢哉！你與我生下孫兒了。好好。

你快些，緊閉雙睛養養神，何勞如此禮彬彬。不孝有三無後大，你今朝，總然逆吾也歡欣。臨凡羅漢床中睡，口不能言心自明。墮落紅塵遭此劫，惱恨呱呱哭幾聲？

啊呀，乖兒子，好響大聲音嚇！

太后含歡走近床，娘娘雙手捧兒郎。忙接過，細端詳，五官齊整貌端莊。但見他，繡衣高聳遮紅頰，錦袱斜包露粉龐。烏雲垂額光而亮，翠眉插鬢秀還長。美麗威嚴如母后，龍姿鳳表似君王。

太后娘娘看畢，喜歡得不知怎樣才好。

宮中各處掛紅燈，太后登時立起身。囑咐乳娘和抱母，小心在意小儲君。又在那，正宮耳畔低低說，連聲珍重勿勞神。娘娘再回忙安慰，為婆是，無事得便進宮門。太后回宮休細表，要講那，九重天子絳綸音。

啊！侍值宮官何在？傳旨往國丈府中報聲：酉時刻刻娘娘生下儲君，身子平安。速去速回。是，領旨。

內官奉旨不遲行，快馬加鞭趨路程。跑到了，國丈府前忙下馬，司閫接進敘寒溫。遜坐茶廳來細述，敲雲板，稟連聲，宮官奉旨前來報，西刻臨盆兩下寧。舞彩宮中將用膳，停杯擱盞問頻頻。太妃夫婦心歡喜，誇著那，女兒福大顯雙親。內宮復旨何須表，一宵無事講明晨。講到次日清晨早，太妃一早即抽身，檢點奇珍送外孫。逐件配完登了帳，描金捧盒滿裝成。黃金鑲，十錦鈴，白璧無瑕雙壽星。八仙八寶珊瑚琢，雙鳳雙龍珠滴成。鴛鴦扣配麒麟鎖，翡翠連環巧琢成。劉海帽，軟唐巾，紮額龍冠是紫金。春夏秋冬四季服，顏色鮮明小海青。龍袍蟒箭俱雙件，刻絲繡繡押洋金。夾單尿片俱續緞，抱裙襖襪錦裁成。無多幾件三朝禮，算將來，一年王孫已平分。忙忙碌碌俱齊備，明朝合府進宮門。

講到太妃與武憲王說知，三宮媳婦俱帶進宮走走，一來看視儲君，二來於歸後也應謝謝恩去。老千歲連稱有理：但是請保和公主先起鑾，你可帶領兩媳婦再走，不要快活得糊塗了。

太妃聽，笑盈盈，幸賴君家指點明。否則，猶恐忙中疏忽了，一差兩錯即欺君。於是吩咐丫鬟等，稟報三宮盡曉聞。

講到十一黎明，文武百官俱到。武憲王父子、衛振宗，命兒子女婿一併進朝祝賀。

幾點疏星動曙光，煙籠遠樹已蒼茫。淨鞭三響鳴鐘鼓，紅燈兩盞照前行。金鑾殿，坐君王，寶扇分開飄御香。蝦鬚簾外沉沉影，白玉階前淡淡光。文武眾卿排品級，揚塵舞蹈■鏘鏘。朝參已畢分班立，丹墀下，三人俯伏把聲揚。

臣平江侯熊浩，臣華亭伯衛振宗，臣都總兵衛勇彪，假滿回朝，忝逢太子降辰，臣等恭賀吾皇上洪福齊天，萬歲萬歲萬萬歲。啊呀，愛卿等俱已入朝供職，好極了。寡人青年得子，何足為喜，惟是上宮皇太后望孫心切，聊慰慈懷而已。

君王座上便開言，問了聲，華亭平江督撫番。看了看，英才臣子真豪傑，贊了贊，賴卿穩保錦江山。誇一聲，忠良衛煥賢喬梓，說一聲，眾卿無事退了班。年少成宗移玉體，昭容殿上捲珠簾。

講到武憲王父子，早有職名恭賀萬壽宮、坤和宮，兩處總管內監已代伊通報。太后娘娘說：知道了。欽此。皇后命內監著國丈父子改日朝參，鳳體平安，毋須掛念，好生回去罷。皇甫父子退出回家，此言少表。單講公主娘娘，來朝鑾駕早到朝前了。

保和公主到宮門，內監慌忙稟報聞。皇太后，吩咐宮娥忙出接，兩邊扶住進宮庭。太后是，盤龍椅上把身抬，遠望看，宛如那，西池金母降瑤階。花飛秀舞宮娥擁，好一似，蚊蝶穿花簇擁來。繡幃啟處佳人到，口稱母后拜慈懷。

臣女保和參見母后娘娘，願母后千歲千歲。啊呀呀，兒嚇，不要行禮了，快些坐罷。公主告坐畢，挨近太后，將身坐下。鶯聲細語叫慈親，一別於今有兩旬。只因為，懿旨免朝一個月，孩兒是，未敢私自進宮門。揆違宛似三秋隔，一日懷思十二辰。

兒呀，彼此同懷，免得遠念了。

太娘娘，抬頭舉目細觀瞧，比著前番貌更嬌。只見她，八寶珠兒抵拂面，金鑾玉鳳兩邊挑。雲鬢初裁齊似線，青絲巧挽黑如

膠。碧彎彎，眉如初放三春柳；紅豔豔，臉似新開五月桃。上穿著，大紅錦繡金龍蟒，下係著，淺綠朝裙碧浪搖。姿容更比前朝美，賽過當年大小喬。

太娘娘口飲香茗，一雙鳳目射定多嬌，越看越愛，心中喜歡了不得。後面尹氏王妃，同了兩家媳婦亦到宮門了。

一聲稟報即傳宣，太妃率領兩嬪媵。丫鬟僕婦齊隨後，香風拂處■瑤喧。太王妃，容顏端正移鳳履，兩夫人，身才窈窕動金蓮。這一對，美貌佳人真可愛，那一個，半老徐娘也可瞻。蹣跚移步將簾進，翠袖雙擎往上參。行禮處，鳳裙飄曳搖金■；拜倒時，蟒服飛■單繡氈。俯伏下，滴滴嬌聲稱國母；立起時，亭亭玉樹植階前。

臣妾皇甫敬正妃尹氏良貞，率領東西兩院媳婦梁素華、劉燕玉，恭參太后娘娘。願娘娘千歲千歲千千歲。平身。領旨。

太王妃，玉頸輕回悄悄言，媳婦啊！今日要參公主前。正正裙裳重步上，高台彩袖舞蹁跹。公主春尖忙挽住，婆婆啊，何須如此禮多端。尊卑長幼須分別，若拘國禮意何安。那公主，再三謙遜尊姑長；太妃說，我今斗膽不行參。東西兩院行施禮，保和公主急相攙。賢妹又是客氣了，娘娘啊，家則禮兒國則法，今朝太后在跟前。下院之人如失禮，故叫個，無知世俗女嬋媵。

於是太后即雲：夫人們，請坐罷。

正面盤龍椅一張，太后端坐在中央。繡墩四個忙端正，分別東西擺兩旁。告罪一番挨次坐，采女們，送上金杯百果湯。兩夫人，香軀欠欠將杯接，太娘娘，一心要看兩嬌娘。抬鳳目，細端詳，姿容倒也可稱揚。這一個，龍袍鶴補姣姣態；那一個，蟒服朝裙楚楚妝。這一個，桃腮杏眼長龐面；那一個，淺暈微紅小粉龐。這一個，秀眉柳葉天然趣；那一個，小口櫻桃含笑藏。這一個，金鳳高挑烏髻掩；那一個，玉釵斜插綠雲旁。這一個，裙拖隱隱金蓮小；那一個，袖內纖纖玉筍長。劉燕玉，玲瓏柔弱心慈善；梁素華，安詳和順性賢良。雖非國色天香貌，也算得，似玉如花好女郎。太王妃，敘說幾句寒溫話，告辭太后進宮房。三宮媳婦齊隨後，要到那，坤和宮內看娘娘。采女飛行來稟報，太妃婆媳後隨行。

太妃同了三宮媳婦見過娘娘，自然各有一番動問。此言少表。但見一對宮娥，手捧著兩個描金龍鳳盤，

笑盈盈，高捧雙盤跪在塵。說道是，保和公主送儲君。大紅繡袱須飄蕩，娘娘是，鳳目含歡仔細睜。見一付，無瑕白玉雙如意，長壽金牌係彩繩。玉帶金鑲紅錦襯，二十四件繡衣衿。雙魚碧玉連環■，鴛鴦和合小金鈴。又有一對花梨盒，東西兩院二夫人。滿裝衣服多豐盛，無非是，金珠首飾共綢綾。

娘娘吩咐：將太妃所送禮物一併俱呈太后觀看。早膳後，君王賜下洗兒錢。